

也不回家。妻子住女生宿舍，他住男生宿舍。180多个学生中，有60多个住宿舍。每个宿舍有二三十个孩子。怕孩子们摔跤，他取消上下铺，摆了一排大通铺。

晚上，张鹏程的被窝里总有一两个小孩。他们年纪还太小，一个人睡觉会害怕。孩子起夜上厕所，他陪他们一起去。每天，他都清点人数，记录磨牙、打呼、说梦话尿床的孩子。只有周末孩子们都回家了，他才能睡上整觉。

这天，夜很深了，等孩子们睡着，张鹏程才得空去办公室整理教案。别人问他，苦吗？他说，比在工地打工搬砖的人轻松多了。

就像星星围着月亮

和学生们接触越多，陪伴他们越多，越明白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

“我陪了他们三年，才说出‘农村孩子，也要有人陪’这样的话，以前我根本理解不了。”张鹏程说，多数时间，他会近距离地观察学生，荡秋千的时候，孩子们会讲看到的笑话、谁打了谁的“小报告”。作为老师，他通过玩乐的方式，一点点打开孩子们的心扉。

在二郎庙，农村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儿童的心理问题十分突出。没有父母陪伴的孤独求学路让很多学生对学习产生了抵触情绪，张鹏程曾遇到一个男孩，父母不在，老人看不懂什么是二次方程、奇数偶数，只能干着急。作业不会做，他夜晚只能偷偷躲在被子里哭。

他极力安慰男孩，有空就多多



上左图：二郎庙小学唯一一间教师办公室，不到十平米，张鹏程说，最早这件办公室的门很破旧，吱吱呀呀地关不上。
上右图：张鹏程向记者展示，自己抖音号里未读的99+条私信。

家访他的爷爷奶奶。但他明白，自己陪伴再多，也代替不了父母的爱。还有个三年级的男孩昊昊（化名），父母离异，跟着奶奶生活，后来爸爸又再婚。男孩内心特别敏感，只要听到别人说起自己爸爸妈妈怎么样，他就会发脾气，每个礼拜都要爆发一次。

张鹏程通过言语表情，就能分辨得出学生心情好坏。比如，做游戏时，正常状态下，大家会肆无忌惮地大笑，但他的笑不是甜美的笑，而是心事重重的笑；开班会时，一提到家庭成员，孩子的头就不由自主地低下来，显然不愿谈及这个话题。

张鹏程把昊昊带在身边，也不跟他提这些事情，但会多关心他一些，给他买零食、和他做游戏、讲讲老人的难处，“就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”。昊昊现在上六年级，张鹏程去家访，他问校长，“你在学校忙不忙？有没有我能做的事，我可以去帮你”。男孩的转变很大。

张鹏程说，每次他从外地监考归来，打开学校大门，孩子们会一窝蜂跑过去要零食，像星星围着月亮。等过了年，张鹏程答应完成学生们一个愿望：去海洋馆、动物园

看看。

张鹏程谈及自己的两个儿子，有些歉疚。大儿子今年16岁，刚考上县城的重点高中，平时住在学校；小儿子上小学三年级，待在爸爸身边。有次，张鹏程带小儿子吃烤鸡，小儿子说：“烤鸡竟然比泡面好吃多了，你咋不早告诉我？”张鹏程才发现，自己对儿子的陪伴太少了。

但是，他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在网络走红后，这种付出获得了支持。今年6月份，周口市一家爱心企业捐赠了一批多媒体教室，全部投入使用了。张鹏程为表示感谢，送去了锦旗。“爱心人士给的很多，我们能回馈的却很简单。”

张鹏程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对于孩子来说，接到企业、机构和网友的各种鼓励，条件确实改善很多，但过多的物资就不是帮助了，会对三观产生影响。他们会认为，校长太厉害了，吃的喝的什么都有，他们就不会珍惜。

“网红改变不了‘留虾女孩’以后的命运，知识文化才可以。”张鹏程找了一个房间，把匿名捐赠的物资存储起来，等孩子们需要就拿出来，把多出来的牛奶和米面油捐赠给临村的两个学校。“这是社会的阳光，不是我个人的阳光。”

有人问张鹏程对直播带货的想法，他说，现在不带货，以后也不会带货，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普通的教师，一个普通的校长，把自己能做的做到最好。苏格拉底曾说过，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，莫过于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，而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就是我的职业理想”。

